

烟台故事

# 抗日英雄王一民

乡村记忆

程绍堂

王一民(1919—1947),原名王福寿,曾用王振寰、马洪昌、刘福禄等化名,招远县(今招远市)徐家疃村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幼好学上进,聪明过人,14岁便考入招远中学,1936年考入益都师范学校。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放弃学业,参加了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从此,他便拿起了枪杆子,投身革命,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他智勇双全,屡立战功,多次被委以重任并受到嘉奖。

1938年春,王一民受支队司令马保三委派,回家乡发动民众,组建抗日队伍。短短3个月的时间,他便在福天寺组建了一支拥有50多人、由他任队长的“招远县抗战独立大队”(后改名为“招远县县大队”)。他带领这支队伍在招(今招远市)、黄(今龙口市)、掖(今莱州市)三县交界一带,积极开展抗日活动,打鬼子、除汉奸、夺取敌人军火,神出鬼没,令敌人防不胜防,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他还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队伍不断壮大,成为当地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国民党杂牌军焦慎卿部占据新城镇,打着抗日的幌子,故意制造摩擦,并以委任王一民为副司令的条件,引诱王一民接受改编。王一民不为所动,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焦慎卿恼羞成怒,派人绑架了王一民的父亲,并将其作为谈判的人质。马保三司令闻讯后,立即派部队协助王一民包围了新城镇,迫使焦慎卿释放了王一民的父亲。

1939年9月,王一民被组织上送到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胶东五支队军政干校学习,并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后,他被任命为招远县大队政委。此后,他先后指挥了王家、于家、石老嘴、后坡等战斗,打得敌人闻风丧胆。

1941年,王一民担任了招远县武工队队长兼政委,率队接连铲除了3个区的伪政权和9个乡的伪办事处,并分化瓦解了国民党杂牌军焦慎卿部,争取了焦慎卿部手枪队队长李春成投诚。

1942年,王一民调任胶东军区青年营营长,同年秋调入军区敌工部工作,化名王振寰,打入盘踞在招远、掖县、平度一带的伪绥靖总署第八集团军司令王铁相的部队。王一民凭借机智勇敢和足智多谋,先后策反了王铁相部的军医处长、医院院长湛寿春、随从副官李树佳、狙击队长张文清、参谋长于静波等多名骨干军官(其中湛寿春、李树佳、张文清、于静波4人,后经王一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他们搞到了药品、医疗器材、军火及大量的军事情报,王铁相的司令部也基本被我方控制,最终策反了王铁相,使关押在敌人狱中的我方人员全部获释。

1945年5月,为里应外合解放青岛,王一民奉命以胶东军区联络部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青岛领导地下党的工作。同年10月,侵华美军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跟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建立起美蒋反动统治政权。为了及时了解掌握敌人的动向,王一民将孙学纬、杨学陶、柳耀南、王达、孙宝书、王梦痕6名同志,分别安插进国民党的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办公处、青岛要塞司令部、第四兵站总监部、三十二军、联勤总部青岛被服厂仓库、第十一绥靖区青年教导总队等军政机关要害部门。这期间,王一民还秘密领导了“福顺德”钱庄职工罢工斗争,声援进步师生发起的“反甄审”运动。这一切,都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的军事斗争和青岛的地下斗争工作。

1946年7月14日,王一民在外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特务认出,不幸被捕。敌人对王一民进行了残酷的审讯,严刑拷打,施尽酷刑,他多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但他宁死不屈,不吐露半点机密。敌人对王一民进行了长达近一年的折磨和审讯,一无所获。在王一民被关押期间,我军曾多方营救,但始终未能成功。

1947年4月22日深夜,王一民被敌人秘密活埋于青岛湛山太平角海边,年仅28岁。1983年6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和中共青岛市委为王一民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 大战毒蜂往事

孙景璞

蜂属节肢动物昆虫纲,有蜜蜂、胡蜂等种类。蜜蜂可人工饲养,为人类酿蜜,在果园传授花粉。胡蜂会捕食多种害虫,也会捕食蜜蜂,还常咬食水果造成减产。

在我的家乡莱州,有害的毒蜂子有好几种,常见的有马蜂(即学名胡蜂)、草蜂、黄蜂、土蜂、老牛蜂等(这些都是俗名,不知学名)。草蜂呈浅黄色,形体较小,常在杂草或灌木丛中筑巢。黄蜂呈黄色,比草蜂粗大些,多在树上筑巢。土蜂比黄蜂略大,黄褐色,多在破墙残壁中筑巢。马蜂红黄色,比土蜂体大,毒性大,攻击性强,故有“捅了马蜂窝招来祸灾”之说。它的巢穴多是纸质的、圆形或椭圆形,由许多个六角筒房构成,倒悬在树枝上或屋檐下。它们在巢内产卵,孵育幼蜂。还有一种特殊的毒蜂,俗名老牛蜂,通体黑色,像一节小手指那样粗,飞起来发出微弱的嗡嗡声,常在屋檐下的木板或连檐榫上噬洞做穴,它的毒性最大,据说它能蜇死人,人们都望而生畏。老人们常常告诉孩子们,毒蜂会蜇人,人被蜇了又痛又痒,很难受的,千万不要惹它,要躲着它。还说,一旦被蜇着,可以用红头火柴蘸着水涂被蜇的地方,也可以用碱水洗洗。另外,墙头上长有一种草(忘记名字了),用它的叶汁涂抹也可以缓解。真是人老经验多啊!

我家院子西南墙角处有一棵石榴树,那年在树枝上结了个草蜂窝。树下就是鸡窝,母亲在喂鸡时被蜇了,痛了好几天。无独有偶,南院杏树上也结了个黄蜂窝,我去摘杏吃,也被蜇了,让我很是恼火,既然蜇了我,我决定饶不了它们。

### 单挑灭了三窝蜂

我开始反击了。首先,消除石榴树上的草蜂窝。我穿着长袖衣服,戴上草帽,用毛巾包着脖子,戴着手套,拿着一根长竹竿,对准树上的蜂窝根部,用力捅了过去。那个蜂窝整体被戳了下来,窝里的蜂子还没反应过来,就成了母鸡们的美食,连窝里的幼蜂也被啄食殆尽。从远处飞回的几只蜂子,围绕着树转悠了半天,见蜂窝没有了,也就离去了。

接着,消除杏树上的黄蜂窝也是用老办法。我仍然“全副武装”,把蜂窝戳到了地上。那里没有鸡窝,我就用铁锨一个劲地猛拍蜂窝,不但拍死了幼蜂,还把几只抱着蜂窝不放的“亡命徒”也拍死了。

其后,我又乘胜追击,把别处屋檐下一个刚刚筑起的老牛蜂窝也端掉了。对付老牛蜂不能用老办法,我先用蚊帐布缝了个口袋,绑在竹竿上,把飞出来的老牛蜂网到袋里,然后拍死。再用一段细木棒塞在像花生米大小的洞口上,封死老牛蜂的窝,既让老牛蜂无窝可归,又把幼蜂憋死。这个办法效果果然不错,几天后,再也没有出现老牛蜂了。

### 与土蜂大战五六天

有一年,我家街门以北,靠近套间窗户的西墙上突然有了一个土蜂窝,墙面上出现了一个杏核大小的洞洞,有些土蜂进进出出、飞来飞去。

开始,全家人都不以为意,没在意它。后来蜂子越来越多,有一次竟然蜇了邻居王大妈,这引起了全家人及邻居们的重视。

母亲开始用火攻。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在长木杆上绑上一个草把,点燃后放到蜂窝口,虽然烧死了一些蜂子,可草把熄灭后,它们仍然飞来飞去、进进出出的。

第二天改用水攻。在远处用瓢向蜂窝口泼开水,也烫死了一些蜂子。此后又折腾了两天,还是没有将蜂子彻底消灭。西邻的三叔来帮忙了,他用竹竿把蜂窝口戳得像乒乓球那么大,这样泼进去的热水就多了,效果好一些。南邻的二叔看了看说,咱们还得把蜂窝口扩大,多往里泼开水。他又拿起竹竿戳了一会儿,蜂窝口更大了。如此又折腾了一天,进出的蜂子明显减少了。

后来下了半天的雨,经过开水泡过的土墙,加上雨水的浸润,整个蜂窝脱落了下来,墙上留下一个光秃秃像瓢一样的坑,掉在地上的蜂子都成了鸡的美味。母亲又拿着铁锨,把落在地上的泥巴翻拍了几次,然后把死蜂子连泥巴都铲到茅坑里了。

与土蜂五六天的战斗结束了,终于消除了心腹大患,真是大快人心。

## 农家节水事

于文国

我与老伴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养育我的村落,靠近连绵起伏的山岭,上世纪60年代前后,村里每家每户都没有手压机井,更不用说自来水了。全村仅有3口水井,村北及村南两头各1口,供全村近百户人以及畜禽用水。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月,乡亲们不愁没水吃,可是需要肩挑人抬,既劳累又不方便。如果遇到干旱的年头,家家户户起早贪黑排队等水,个中滋味不言而喻。所以农家人都十分珍惜水,注意水的充分利用,不经意间养成了节水的好习惯。

以我家为例。等我上学时,父母给我俩放学后做了分工,哥哥负担农活,我负责家务活,包括照看弟妹。当时,母亲与男壮劳力一样出工下地,饭后锅、盆、碗、筷等来不及洗刷,就堆在那儿由我负责洗刷干净。母亲先后几次给我示范,洗刷时有一大一小两个用泥烧制的盆,大盆用于第一遍洗刷,小盆用于第二遍洗刷,也称净化洗刷。第一遍洗刷后的水可以用来喂猪,第二遍洗刷的水要留着再用。说白了,就是让我节水。

我们全家每个人也都有节水的义务。比如洗手洗脸时,盆里的水不能过半,洗后视情况确定水是否留用,或撒在屋里地面及院落,便于清扫卫生,或倒入猪圈便于攒粪。家里每个人清洗衣物,一律选时间到村边河里,谁想在家里洗,就要自行去水井挑水。如此,河边就成了全家人常去的地方,春夏秋冬都一样。这样,全家人都达成了共识:凡是辛苦挑回家的井水,尽管不用花钱,也不会随意浪费。

如今,我和老伴住在儿子家帮忙照看小孙子,也把节水的习惯延续了下来。用水除了坚持开小水龙头外,还新添了3个较大的水桶,用于留存剩水。每天洗菜、洗碗筷以及净化衣物的二次水,都积攒起来用于冲厕所。就连上幼儿园的小孙子,现在用水也不轻易开大水龙头,大小便后用“剩水”冲厕所已成习惯。